高麗史/卷一百三十四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列傳第四十六 ◄

高麗史
列傳第四十七 高麗史第一百三十四

► 列傳第四十八

〈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敎修〉

辛禑二

五年

五年正月乙亥，遼東都指揮司遣鎭撫任誠來，索被虜人及逃軍，咨曰：「洪武三年十一月，高麗軍所虜，遼陽官民男婦千餘人及各衛軍人，逃往彼處者，悉發解送。」時遼東人傳言，高麗遣兵助北元故，托以遣誠來，覘虛實。以密直副使安翊爲楊廣道計點使。諫官上言：「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寧。近因倭寇水旱之災，百姓饑饉，宜加存恤，勸課農桑，而今者，後蘇左蘇土木之役，方興不已，民困力政，將轉于壑。非惟失農，又不能拾橡栗以自資。請卽停罷，至秋始役。」禑不聽。以災變慮囚。

二月，日本國遣僧法印來，報聘獻土物。以年荒，停燃燈，罷移都左蘇。丙辰，雨雹。倭寇順天、兆陽、珍原等處，鄭地與戰敗績。丁卯，雨雹。沔州人前判書崔有龍，匿民口八十，事覺，計點使安翊斬之。

三月，以知門下事禹仁烈爲慶尙道上元帥，密直副使睦子安爲全羅道副元帥並兼都巡問使。沈德符、金寶生回自京師，帝賜手詔曰：「爾來者，承姦之詐，不得已而來誑。今命爾歸，爾當謂高麗禍首言朕所云。其殺無罪使者之讎，非執政大臣來朝，及歲貢如約，

則不能免他日取使者之兵。豈不知滄海，與吾共之？若不信吾命，則以舳艫數千，精兵數十萬，揚帆東泊，特問使者安在。雖不盡滅其黨，豈不俘囚太半？果敢輕視乎？」禮部尙書朱夢炎錄帝旨，以示國人曰：「自高麗國王王顓，奉表入貢稱臣，其表云：『子孫世世，願爲臣妾。』何期數年之後，王被姦臣所弒？弒後，疊差人來，來文皆言，嗣王之使爲。未知王之端的，拘使詢由，又三年矣。朕不忍使者父母妻子懸望，特勑歸還，未幾復差使至，却之不納，使彼自爲人回。不逾數月，止稱賀正貢馬爲由，而又使至，稱臣措表，皆嗣王之稱，如此者五次矣。若却之不納，其表皆云，嗣王之所爲也。然朕觀高麗之於中國，自漢至今，其國君臣，多不懷恩，但廣詐交而構禍。在昔漢時，高氏失爵，光武復其王號，旋卽寇邊，大爲漢兵所敗。唐有天下，亦嘗錫封，隨復背叛，以致父子受俘，族姓遂絶。迨宋之興，王氏當國，逼於契丹女眞，甘爲奴虜。元世祖入中原，嘗救本國於垂亡，而乃妄懷疑貳，盜殺信使，屢降屢叛，是以，數遭兵禍。今王顓被弒，姦臣竊命，將欲爲之首，構讎怨於我，納之何益？以春秋論之，亂臣賊子，人人得而誅之，又何言哉？乃何前後五次，皆云嗣王之爲，陪臣奉之？爾中書差人詣彼，問嗣王之何如，政令之安在。若政令如前，嗣王不被羈囚，則當仍依前王所言。今歲，貢馬一千，差執政陪臣，以半來朝。明年，貢金一百斤，銀一萬兩，良馬百匹，細布一萬匹，歲以爲常。仍將所拘遼東之民，無問數萬，悉送回還方。乃王位眞，而政令行，朕無惑也。設若否此，必弒君之賊爲之，將後多詐並生，必肆侮於我邊陲，構大禍於高麗之生民也。朕觀，此姦之量，必恃滄海以環疆，負重山固險，意在逞兇，頑以跳梁，視我朝調兵如漢唐。且漢唐之將，長騎射，短舟楫故，涉海艱辛，兵行委曲。朕自平華夏，攘胡虜，水陸通征，騎射舟師諸將，豈比漢唐之爲？然且遣使往觀，問嗣王安否，如勑施行。」乃使奏差邵壘、趙振，隨德符等來。二人至皆水站，傳聞本國遣文天式、吳季南使北元，乃曰：「昔殺行人，今又懷二心。吾與其死於高麗，寧死於我土。」遂不至而還。倭寇道康縣。高城君柳濚卒。遣前典工判書李演，護軍任彦忠如遼東，修好于摠兵潘敬、葉旺，演等至遼東，不得入而還。以印原寶爲西北面體察使。以太后不豫，慮囚。倭寇谷城，又寇南原，殺判官，留三日，又寇順天府。遼東移咨，督令發還同知李兀魯思帖木兒等三十三人，又令刷還黃城等處移來人民。

四月，遣萬戶鄭龍、尹松，以戰艦二十艘，追捕倭賊。以密直副使安翊爲楊廣道都巡問使。甲辰，地震。護軍周謙至自京師曰：「帝令周姐，姐見我又問：『你國王，是前王子耶？』謙對曰：『前王正妃魯國公主無後，今王乃宮人所出也。」辛亥，雨雹。倭寇安山郡。禑納判開城府事李琳女，冊爲謹妃，置府曰厚德，以琳爲鐵城府院君。慮囚。

五月，倭焚掠豐川，殺知州事柳滋，按廉金侃，火官廨民舍，虜六十餘人而去。元帥沈

德符，以業精江千戶任堅、李吉生不赴救，斬之，幷杖文化安集凡永富。禑以端午，登市街樓，觀擊毬、火炮、雜戲。乙亥，雨雹。戊寅，太白晝見，凡二十五日。韓國柱還自日本，大內殿義弘，遣朴居士，率其軍一百八十六人，偕來。乙酉，以旱，命判典醫楊宗眞，行醮求雨，宗眞號碧雲，本閩中道士也。倭寇信州。鐵原君崔孟孫卒。宦者金實諫曰：「殿下何學射御擊毬乎？若學射，親征伐，則國不國矣。自古稱聖君者，必言堯舜，稱庸君者，必言桀紂。願以堯舜爲法，桀紂爲戒，用賢去邪，以興至治。」

閏月，安州元帥崔元沚擊倭于永清縣，敗之。遣檢校禮儀判書尹思忠報聘于日本。禑以封妃，宥杖八十以下罪。倭寇蔚州、雞林府。

六月，倭寇淸道郡，元帥禹仁烈擊走之。帝遣還耽羅飄風人洪仁隆等十三人。倭賊自雞林，向江陵道。以趙仁璧爲江陵道元帥，朴修敬爲安東道元帥兼府尹。癸未，太白晝見。北元遣僉院甫非，告郊祀，改元天元。納哈出亦遣文哈剌不花來，及還，禑曰：「丞相與吾先君，稱兄弟。吾以父事之。」遺苧麻布各一百五十匹。倭寇龍州、義州，萬戶張侶擊却之。庚寅，太白晝見。辛卯，亦如之。

七月。倭寇樂安郡。遣永寧君王彬如北元，賀郊祀改元。前判三司事孫洪亮卒，贈謚靖平。李子庸還自日本，九州節度使源了俊，歸被虜人二百三十餘口，獻槍劒及馬。倭入武陵島，留半月而去。

八月，倭寇餘美縣，又寇隨、郭二州。以前雞林尹金光富爲合浦都巡問使。遼東都司移咨都評議使司曰：「近聞，納哈出遣人，經由哈剌、雙城，潛往高麗行禮，胡主帖古思台帖木兒，亦遣使馳驛前，往高麗會議，公務切詳。本國累嘗遣使，賓貢我朝，臣禮旣施，異謀難畜。納哈出等雖差人，潛往本國，豈意復與交通？可將胡使差人押送，以表忠誠。不然則姦宄自昭，後悔無及。」以知密直司事池湧奇爲全羅道元帥。

九月，流乳媼張氏于砥平縣。時政堂文學許完，同知密直尹邦晏托張，謀去內宰樞林堅味等，事敗，張常在禁中，公受賄賂，多行不法。禑嘗數往妃所，張曰：「禮，君王必擇日御妃嬪，今何如野狗綏綏乎？」至是，臺諫[1]幷劾不敬之罪，流之，斬完、邦晏等。語在崔瑩傳。辛卯，雨雹。[2]倭寇丹溪、居昌、冶爐等縣，至嘉樹縣，都巡問使金光富，與戰敗死。移置海印寺所藏歷代實錄及經史諸書于善州得益寺。以李乙珍爲忠州、丹陽道兵馬使，張伯淵爲淸州兵馬使，分領諸將卒，以備倭寇。倭寇山陰、晉州、泗州、咸陽，遣使西海、楊廣等道，簽水軍，備倭寇。以前崇敬尹李元琯爲楊廣道上元帥。

十月，梨花。戊辰，大霧。己巳，雨，木冰。禑移居梨峴新闕，本柳芳係家也。禑出花園，視花木。內宰樞具先王所乘輅，請乘，禑曰：「吾聞學乘馬，未聞學乘車。」遂却之。詣太后殿，上壽曰：「予今幼冲，國家粗安，惟太后德是賴。以楸洞闕，遠太后殿故，罷之，徙居于此。如蒙訓誨，敢不敬聽？」遣門下評理李茂方，判密直裴彦如京師，進歲貢，上陳情表曰：「臣生十歲，臣父臣顓暴薨，祖母洪卽命臣居喪，次主喪事，臣但知哀號，不知所爲。未幾，群臣奉祖母之命，請臣權署國事，臣雖欲辭避，其道無由。群臣具表文，請臣署名，入奏天子，乞賜先臣謚號幷臣爵命。歲月逾邁，迄今未蒙明降，臣雖愚蒙，豈不恐懼？私心自念，亡父能知天命所歸，擧國內附，降年不永，奄爾淪逝。叛臣金義，盜殺使臣，奔于北方，祖母旣老，臣又幼弱，時之多艱，未有若是之甚者。不賴聖天子保全之惠，將何以圖存哉？此所以奉表瞻望，日俟德音之至也。陪臣德符，回自京師，欽奉聖旨，伏讀流汗，跼天蹐地，若無所容。祖母洪謂群臣曰：『吾孫年幼，必不能別白事宜，群臣又難自達，妾當上表敷奏。』是用，差陪臣李茂方、裴彦等，齎擎祖母表文，幷管領金三十一斤四兩，銀一千兩，白細布五百匹，黑細布五百匹，雜色馬二百匹，赴京。伏望，陛下錄先臣歸附之功，察祖母窮迫之情，賜先臣謚，命臣襲爵。歲貢之物，亦容小邦不拘定數，隨力所辦以獻，則先臣含笑地下，迪我子孫，世爲聖朝藩輔。臣之至願也，臣之至幸也。伏惟，聖鑑採納。」王太后表曰：「故高麗國王王顓母太妃妾，竊聞，自古帝王臨御海內外，萬邦蒼生，共惟臣妾。男爲臣，女爲妾，其類雖殊，其性則同，其勢雖殊，其情則親。故曰：『匹夫匹婦，不獲自盡，民主罔與成厥功，』今妾勢窘事迫，不過號天而已。陛下卽天也，而視聽自我民，天不言，而陛下代之言。此妾之所以觸冒天威，而罄竭所蘊也。妾生十六歲，事先臣王燾，生二子，長曰禎，次曰顓。禎之子曰昕，曰昞，相次襲位，而皆早夭無後。顓最後立，事妾盡孝道，國人悉知之，天地悉鑑之。及陛下卽位，顓能知天命有歸，樂於內附，陛下亦知其忠矣。不幸短命，暴亡致疑，傳言失眞，聞于天聰，陛下怒之，誠是矣。雖然，其亡也暴故，致人疑耳，非有他故也。若其殺使之賊金義，在途聞顓之薨，卽生姦計，欲立瀋王爲王，逃入胡地，至今不敢還國，則本國之不與也明矣。妾又聞：『興滅國，繼絶世，聖人之大政也。』况國未至於滅，世未至於絶乎？今禑以顓遺孤，權署國事，表請贈謚襲位，已有年矣。妾與國人，無大無小，日夜瞻望，以竢德音，而猶未降也。陛下爲天地，於天地之間，洋洋乎發育萬物，各得其性，而獨小邦，不霑王化，妾實痛之，妾實痛之。又念，小國濱海，隣於倭國，日與爲敵故，其執政皆爲將帥，居中者少，以半入朝，恐致踈虞。儻或倭賊得志，豈非小邦之不幸，朝廷之所慮哉？小國地薄，不産金銀，中國之所知也。馬有二種，曰胡馬者，從北方來者也，曰鄕馬者，國中之所出也。國馬如驢，無從而得良焉，胡馬居百之一二，亦中國之所知也。近因倭寇，損傷殆盡。布匹雖出於

國中，然數至於萬，誠難充辦。遼東流移民戶，見行出榜招集。妾自少未嘗妄言，况敢欺天乎？妾生於大德戊戌，行年八十又二，朝暮當辭盛代。誠不忍亡兒顓一心向化之美，泯而不彰，煢煢孤孫，無以立於世。是以，犯禮法，披心腹，以冀陛下一悟。陛下哀之恕之，賜先臣之謚，降世爵之命，收歲貢之詔使，小邦私圖其宜時節，獻土物，永永遵守。則妾當安心待盡，而亡兒顓，亦當圖所以報恩，於冥冥之間矣。妾以婦人，享其二子三孫，相繼榮養。一旦遇急難，不能有所別白於聖明之世，將何以見先臣於地下乎？今人有十金之産，尙欲傳之子孫，無所墜失，况一國乎？况老牛舐犢之情乎？妾臨表涕泣，不知所云。」遣贊成事睦仁吉，密直副使睦子安、梁濟，捕倭于全羅道。戊子，雷。三司左使權仲和，門下評理曹敏修相宅于檜巖，以書雲觀言，道詵所謂左蘇卽此地故也。壬辰，大霧凡七日。

十一月，禑獵于新京。以慶尙道元帥禹仁烈爲合浦都巡問使。

十二月，杖宗簿副令李義，流于楊廣道內廂，流贊成事商議梁伯益于昌寧，以義與張氏謀事，伯益知而不告也。乙亥，雷，地震。以同知密直慶儀爲西京元帥。禑宴李琳及琳母李氏、妻洪氏于禁中，賜洪氏卞韓國大夫人印。琳等旣出，禑與宦官，張樂極歡，尋正色曰：「古人有言：『人惟求舊，衣必求新。』今臣寮在予左右，言予得失，交修啓沃，雖有讒說，予不信也。向者，張氏詆我撻我，有國以來，困辱妖物之手，莫我若也。幸賴憲府糾[3]摘，妖物遠竄，宮中稍安，外有耆年碩德，圖議庶政，內與爾等，酣酒以樂。亦何妨乎？」納哈出遣人遺鷹及羊。憲府上疏曰：「張氏本侍婢，冒稱乳媪，濫干恩寵。嘗與池奫，交通謀亂，又與楊伯淵、洪仲宣、金濤等相應，情跡[4]暴露，餘悉伏辜，張氏幸免。今又送腹心元順于許完、尹邦晏通謀，事覺，完等已就典刑，獨張氏流外。今聞，李義、兪甫，相與結黨，欲令張氏還京，乞誅張氏，以絶禍根。」

六年

六年正月癸巳朔，放朝賀。斬張氏，傳首于京。以右常侍朴永忠爲公州道兵馬使，禮儀判書皇甫琳爲全羅道兵馬使，以安東元帥朴修敬爲慶尙道都巡問使。永寧君王彬齎詔，還自北元。禑馳馬于男山。

二月李茂方、裴彦，至登州而還。茂方等至遼東，都司奏省府，臺官欽奉聖旨：「所貢旣不如約，陪臣不至。爾中書差人，詣彼發遣，來使回還。須如前約，方許來貢」。北元遣禮部尙書時刺問，直省舍人大都閭，冊禑爲太[5]尉，禑率百官郊迎。倭寇永善縣。

有人自遼東來言：「遼東訓兵，欲攻納哈出。」乃遣判事崔鄯，副正安天吉于西北面，覘之。門下評理朴普老卒，贈謚敬烈。倭寇寶城郡，入富有縣。以洪仁桂爲江界元帥，崔元沚爲泥城安撫使。

三月倭寇順天松廣寺。禑獵于城東，翼日又獵于伯顏郊。崔瑩等驅獸而前，禑射中之。以韓邦彦爲安州道元帥。遣密直副使文天式如北元，賀節日，謝冊命。倭寇光州及綾城、和順二縣，遣元帥崔公哲、金用輝、李元桂、金斯革、鄭地、吳彦、閔伯萱、王承寶、都興，禦倭于全羅道。以尹桓爲門下侍中。

四月遣崇敬尹周誼如遼東，咨曰：「小邦事大之禮，不曾有缺，欽蒙聖慮憂恤，特降詔旨，許以三年一聘。近年以來，朝貢不通，盖因孫內侍身故，金義叛逆事。孫內侍，本國若害之，則當及延院使一行，豈止此官？金義逃入胡地，不敢還國，則本國之不干，衆所共知。向使沈德符等，同來使臣，到來觀察，曲直自照，使臣亦旣不至，李茂方半塗而回。如此事情，不能上達，負屈莫伸。竊見，都司見處東藩重任，儻若朝廷必使小邦受罪，豈不可憐？乞加詳察，特爲辨明，俾小邦，復遵原奉詔旨，許容陪臣入朝。始終欽蒙聖恩，世世子孫，永爲臣妾。」誼至遼東，都司飛報朝廷，帝命執誼至京師。以柳珣爲漢陽道都兵馬使兼漢陽尹，崔瑩兼海道都統使，三司左使趙仁璧爲江陵道上元帥。

五月禑欲觀石戰戲，知申事李存性諫曰：「此非上所當觀。」禑不悅，使小豎毆存性，存性趨出，禑取彈丸射之。國俗於端午，無賴之徒，群聚通衢，分左右隊，手瓦礫相擊，或雜以短梃，以決勝負，謂之石戰。倭賊百餘艘，寇結城、洪州。右代言徐鈞衡掌國子監試，禑欲觀詩賦題，鈞衡不從曰：「場屋試題，不可外洩。」禑醉遊花園，結綵棚張樂。領三司事崔瑩，領諸元帥，出屯東西江，備倭。刑巫蠱者六人。禑以賊退，與崔瑩酒，召還。憲府上疏曰：「我祖宗皆設書筵，講論理道，涵養氣質，薰陶德性，以爲理國之本。上昇王遵祖宗之法，當殿下之在潛邸也，命二大臣，以爲師傅，朝夕講習，其慮深遠。及殿下卽位之初，日開書筵，擧國欣懽，近來全廢講讀，中外臣民，莫不觖望。願殿下，復開書筵，日與老成大臣，講論理國安民之道。報平之禮，所以聽政布令，實祖宗成憲，先代君王，奉行惟謹。近代停廢不行，非徒有虧祖宗之良法，亦使軍國機務，多所淹滯。願自今，勿廢報平之禮。」禑納之。取及第李文和等，禑賜乙科三人馬，又以文和李琳之孫女壻，賜紅鞓。以不能禦倭，杖流全羅道助戰元帥崔公哲、楊廣道都巡問使安翊，斬其都鎭撫二人。以典理判書金斯革爲楊廣道都巡問使。

六月禑微行，至冶家，取鍛[6]具，置冶禁中。其主奔告崔瑩，瑩囚之，乃詣闕，請勿置

冶，禑怒，命近臣，毆其主。以吳彦爲楊廣道助戰元帥。彦嘗奪人財穀，送于其家，凡五十馱，時之爲帥者，貪汚多若是。倭寇井邑縣，元帥池湧奇擊之。禑始出報平廳，聽政，謂諸相曰：「凡爲王者，必受命天子者，當之。今予猶未受命，委政耆舊，聽其所爲。然予默察其政，雜然無統，甚孤予委任之意。自今以後，每月初二日十六日，各司之長，親啓所職。予當課其能否。」帝以五月初四日雷震，謹身殿，頒詔赦天下。三司右使石文成卒。禑率林堅味子樴等小竪，馳馬于男山。禑移居開城尹權鎬第。是月，京城饑，布一匹，直米五升。

七月辛卯，太白晝見，經天。癸巳，亦如之。典獄署令金德生，僞造檢校告身十五通，事覺杖之。乙未，以生辰，宥二罪以下。信州監務申英乙，嘗爲國贖錄事，盜官物，事覺杖之，屬典法爲隸。全羅道元帥池湧奇與倭，戰于鳴良鄕，奪所俘百餘人。以典法判書權季容爲楊廣、全羅道察理使，前判典農寺事黃希碩爲體覆使。禑遣宦者李得芬，讓崔瑩曰：「有民社，然後爲國，今使倭寇，侵掠至此，何也？我當親征。」瑩曰：「臣請往擊之。」倭寇西州，又寇扶餘、定山、雲梯、高山、儒城等縣，遂入雞龍山，婦女嬰兒，避賊登山者，多被殺獲。楊廣道元帥金斯革，擊走之，倭掠靑陽、新豐、鴻山而去。北元遣使，頒赦，納哈出使人亦來。倭寇錦、沃二州，又寇咸悅、豐堤等縣。奉加恩縣陽山寺太祖眞，移安于順興，避倭寇也。甲寅，隕霜。禑令小竪，坑坎後苑，紿知申事李存性，陷之。日以此等戲爲樂。禑欲出獵，李仁任、崔瑩等止之，禑曰：「吾素不好鷹犬，諸相實導之也。且卿等好遊畋，能飛過，不蹂禾稼耶？」

八月遣海道元帥羅世、沈德符、崔茂宣，以戰艦百艘，追捕倭賊。禑獵于城南，凡五日。以宦者李得芬、金實爲守城元帥，身佩弓矢，臂鷹而出，使宦官小竪，胡歌胡笛，彈琴擊鼓以從。知申事李存性，獨不弓矢，禑怒罰之。禑又欲如木村之野，李仁任諫曰：「若向木村，必過玄陵，過而不奠，可乎？所奠之物，豈可猝辦？且奠當禮服，將如之何？」禑以問崔瑩，瑩對亦然，乃止。乙丑，謹妃生子，命名昌，宥一罪以下。禑登殿戲，有窺者，輒執而杖之。倭寇公州，金斯革擊，斬四級。羅世、沈德符、崔茂宣等，擊倭于鎭浦克之，奪所虜三[7]百三十四人，金斯革追捕餘賊于林川，斬四十六級。禑出遊里巷，射狗，自是射殺雞犬，日以爲常，城中雞犬幾盡。倭焚黃澗、禦侮、中牟、化寧、功城、靑利等縣，遂焚尙、善二州。昌城君成士達卒。遣使，徵兵于楊廣、西海道。啓稟使周誼在京師，寄書都堂曰：「誼五月初四日，到遼陽，遼陽飛報朝廷，遂致。誼七月初五日入見，帝命縛誼，幽于天界寺數日。中官本國人尙寶監丞崔安至訊其事由，誼對曰：『凡朝廷所需，不如約者，盖我小邦，地僻民稀，物産尠少，未易辦耳。今聖恩，海涵春育，萬邦咸寧，如不憐我小邦，雖誅一誼，亦何濟哉？』中官遂以誼言入奏。明

日，帝召誼，御札示誼曰：『彼東夷，易施輕詐，往來肆毒，果是求安者耶？必欲根禍於將來者歟？』誼再拜扣頭，對曰：『小邦豈敢肆毒？其貢不如約者，非忠誠不至，實民貧而物不備也。』帝震怒，復示誼曰：『曩者，弒其主，中國已與絶交，有勑諭，高麗限山隔海，似難聲教，使彼自爲爾。乃詭詐多端，數來願聽統屬，及至約以効貢，姑定常貢之例，以爲驗。却乃弗從，果願統屬者歟？抑姦詐現然歟？』於是，命校尉，將誼而出，仍使監之。又明日，復遣崔安，謂誼曰：『爾旣來此，必不得歸。爾令通事，先往取貢，如前約。』復諭誼：『前所需馬一千，已貢若干，今再取輳作一千。明年，金一百斤，銀五千兩，布五千匹，馬一百，以爲常貢之例，則赦爾東夷殺使及內使之罪。』帝命如是，誼敢傳達，惟諸相國量之。」倭侵京山府薪谷部曲。禑出後苑，命放群馬，令左右捕之，輒賜捕者。倭屠咸陽。

九月禑率群少，馳馬後苑，或手自飛索以縆馬，無所不爲。禑升殿上，手瓦礫擊人，又入後苑，與上護軍文達漢，知申事李存性習射，取存性笠爲的。以密直副使裴克廉爲慶尙道都巡問使。倭焚雲峯縣。禑與內竪，夜至密直使柳遂第，索其室女，遂曰：「臣之有女，國人所知，若行聘禮，臣敢不從？」是夜，禑五至其第，竟不得。遂卽榮也。我太祖與諸將，擊倭于雲峯，大破之，餘賊奔智異山。以子昌有疾，釋囚。

十月周誼還自京師。以密直副使閔伯萱爲西京道副元帥。禑率林樴等，持竿黏雀于閭巷，灸于墻下而啖之。禑不視事，日與群少，馳騁閭里，擊殺雞犬，宰相諫官，莫有規諫者。辛未，雷電。壬申，雷。丙子，霧。禑率林樴等，擊雞犬于閭里，里人不知而罵之，禑走避。又獵于佛日寺之野。倭焚金海府。

十一月左司議白君寧等上疏曰：「殿下年甫十歲，嗣承大統，先王遽棄群臣，南北多虞，人心動搖，朝夕莫保社稷之危，甚於累卵。殿下能以幼冲之年，遵奉太后之訓，謹守法度，尊師好問，日與將相大臣，開經筵，講論修身理國之道。至於威儀動作之間，不失尺寸，四方之使，莫不嗟嘆，歸語其國曰：『聰明英偉，他日太[5]平主也。』由是，覬覦之徒，不敢生心，父老懽忻，以望維新之化。天地祖宗，實知實監佑，我殿下早降元子，以紹祖宗之緒，實三韓萬世之福也。殿下於此，安可不爲子孫萬世計耶？自今年正月以來，道路流言，殿下頗與兒輩，留心鷹犬，馳馬後苑。臣等始聞之，以爲：『殿下卽位之初，年方幼冲，尙不如此，况今春秋已長，宮闈已備？惟當作爲大經大法，明示萬世，豈容如此？萬一有之，皆兒輩所爲耳。』近者，殿下日與頑童，捨儀衛，出遊閭巷，宿衛之士，但守空闕而已。路人見龍顏不知，以爲無賴少年，至有犯淸塵者。三韓之人，無貴賤老少，莫不觖望，相告曰：『主上何爲，至於此哉？』大臣百官，皆仰屋

竊嘆，但畏天威，不敢開口。夫人主一身，生民之休戚，社稷之存亡，繫焉，故言則左史書之，動則右史書之，一言之非，取笑四方，一動之失，貽患萬世，可不愼哉？以殿下聰明，豈不知今日所爲不合於先王之道也？其不顧天下之非笑而爲之者，必非殿下之意也，由小人之輩進言曰：『今當國家多難之日，雖以人主之尊，不可不習武也。』以此邪說，上惑聖聽，殿下不察，以爲此輩眞愛我也，遂乃深信而行之。夫以堂堂盛朝，將相士卒，各奮忠義，凡有所向，靡不摧挫，豈必殿下親自馳馬試勇，然後能保社稷哉？躍馬撫劒，匹夫之勇也，好之不已，必至於敗身，殿下何學焉？昔漢昌邑王，馳騁田獵，王吉諫[1]而不聽，及至爲帝，不改其行，輕出無節。時方久陰，夏侯勝諫曰：『皇之不極，厥罰常陰。』又不聽，終致傾覆，爲天下笑。殿下受太祖四百六十餘年之社稷，三韓億兆之命，懸於殿下之一身，萬一馬逸顚蹶，其於宗廟社稷何？洪範有之曰：『狂恒雨若。』今自孟冬以來，連月淫雨，天之眷眷於殿下，而欲其改過遷善者，明白切至矣。伏望，殿下上念天心，下察輿情，爲社稷萬世計，放黜頑童，無復輕擧。親御報平廳，聽斷萬機，日開經筵，詳延老成，講論治道，成就聖學。如有行幸，則一遵祖宗故事，必待中嚴外辦，百官序立，天仗整齊，淸道而後行。」禑不聽。禑與承旨徐鈞衡馬一匹。辛卯，霧。禑欲學鑄鏡，召鏡匠。禁賊使安吉祥病死。日本押物中郎將房之用還，探題將軍，五郎兵衛等使偕來，獻土物。

十二月禑遊黃丙沙洞，遇美女，携入民家，淫之。又嘗奪密直李種德妓妾梅花，淫于路傍人家，尋納宮中。禑遊戲晝夜，聞人有女，輒突入奪之。遣門下贊成事權仲和，禮儀判書李海如京師，貢金三百兩，銀一千兩，馬四百五十匹，布四千五百匹，請謚承襲。請謚表曰：「聖君恤典，易名示終，孝子至情，顯親爲重，肆當呼籲，采極凌兢。伏念，臣否運之逢，嚴顔奄棄，上表請謚，瞻企今爲七年。對影撫躬悲傷，則如一日，玆殫悃愊，益切悚惶。伏望，陛下察外夷布列之雖多，如先臣歸附者有幾，特頒茂渥，以慰貞魂。臣謹當與祖考爲一心，幸釐箕域，傳後昆於萬世，永作漢藩。」請承襲表曰：「天臨在上，敷施生物之仁，情動乎中，顒望分茅之命，玆當呼籲，采切兢惶。伏念，臣爰從弱齡，已値否運，徘徊對影，恨末由兄友弟恭，怵惕[8]存心，庶無墜父作子述。故再陳襲爵之請，而上達向化之誠，自始至今，益勤無怠。歲律已七周之久，星軺無一介之來，瞻企未涯，敷陳以表，志願所在，神明共知。伏望，陛下記先臣歸附之初，愍小國危疑之際，不責旣往，而許自新。特頒綸綍之音，俾守箕裘之業。臣謹當旣飽以德，保釐靑社之群生，永終是圖，拜獻華封之三祝。」禑以李仁任生日，至其第，張樂酣飮，至夜乃罷，與馬二匹。憲府上疏曰：「惟我先王，宵衣旰食，惕厲寅畏，日與大臣，講論理道。出入起居，罔敢或輕，必諏日擇方，整備儀衛，然後行。近年以來，倭寇侵陵，國家多難，大元近居北鄙，大明屯兵遼瀋，朝夕覘我事情，將然之患，不可測。正殿下

兢畏勵精，非禮勿動之時也。而日率群少，輕出遊戲，閭巷險隘，無所不至。恐有顛蹶之虞，不測之變也。」禑覽疏，頗慙悔，欲讀書，令進通鑑一部。

七年

七年正月丁亥朔，放朝賀。禑畋于東郊，又登殿屋上。

二月以朴林宗爲西京都巡問使。禑畋于西郊。以李仁任爲門下侍中，崔瑩守侍中。禑移居院使金光壽第。以南秩爲慶尙道都巡問使。倭焚寧海府。癸未，日有黑子。遣使賑慶尙、全羅道饑。禑畋于長湍。

三月禑火獵于東郊，次壺串，放群馬，手飛索，以縊之。權仲和等至遼東，都司以歲貢不滿定額，却之，乃還。以門下評理羅世爲東江都元帥，贊成事黃裳爲西江都元帥。沿江要衝，皆置元帥，以備海寇，凡十五所。倭寇江陵道，遣簽書密直南佐時，密直副使權玄龍，擊之。時是道大饑，備禦甚疏，遣同知密直李崇，率交州道兵，以助之。戊戌，大雪二日。全羅道饑民，多餓死，諸戍卒及人民，逃散過半。崔瑩請蠲濱海州郡三年租稅，從之。復營壽昌宮。倭寇松生、蔚珍、三陟、平海、寧海、盈德等地，焚三陟縣。江陵道副元帥南佐時報：「倭入三陟、蔚珍，欲取吾斤、沓谷兩倉之穀，不克而退。今徵聚飢民，守之爲難，請發倉賑饑，至秋還之。」江陵道助戰元帥報：「交州道簽兵，皆羸弱不可用，其步兵今已放遣。請除烟戶軍，先簽閑散官，且令朔方道騎兵二百，來助。」從之。

四月攝事于諸陵，獻官闕。以堂後柳謙，錄事鄭修，遺忘不告都堂也。都人以釋迦生日張燈。禑欲微服徒行，觀燈下馬。僕人牽退少遲，禑手策，馬踶，傷其面。憲府以內乘別監邊伐介等，掌廐馬，不能調習，而又非時進馬，至使上驚動，請罪之。乃杖流伐介等五人。己巳，雨雹。倭自智異山，逃入無等山，樹柵圭峯寺巖石間，三面峭絶，唯小逕緣崖，僅通一人。全羅道都巡問使李乙珍，募敢死士百人，乘高下石，以火箭，焚其柵。賊窘墜崖，死者甚衆。餘賊走海，竊小舶而遁，前少尹羅公彦，以快船追及，盡殺之，擒十三人。以旱慮囚。

五月倭寇伊山戍，楊廣道都巡問使吳彦戰却之，斬八級，擒一人。海道萬戶崔七夕，私放軍三十餘人，以其糧，送于家，事覺下獄。雞林元帥尹虎，斬倭十一級。遣判典農事李龜哲于西北面，刺探定遼衛事變。京都有一尼，自稱彌勒，人皆信之，爭施米布，憲

司杖流之。宥二罪以下。書雲觀言：「旱旣太甚，請禁屠殺，罷土木之役。」安東兵馬使鄭南晉擊倭，斬十六級。倭寇寧海府。遣密直提學張夏及判事楊宗眞，禱雨于開城大井。是日雨，與夏廐馬。三司右使柳遂卒。慶尙道高靈郡饑，棄兒滿路，餓死者不可勝計。

六月憲府言：「僧徒多依近幸，受上押願文，橫行中外。願自今，如有夤緣受押者，罪之。且州郡吏，苟避鄕役者多。請除中科擧，立軍功外，勿許免鄕。」禑納之。倭寇庇仁縣。以密直鄭地爲海道元帥。安東兵馬使鄭南晉，體覆使黃希碩捕倭，禑與酒及馬。禑畋于延福亭。倭焚永州。倭船五十艘，至金海府，圍山城，元帥南秩擊却之。秩又戰于寧海、蔚州、梁州、彦陽等處，凡五合，斬八級。以前密直使池湧奇爲楊廣、全羅、慶尙道助戰元帥。海道元帥鄭地病，以門下評理商議沈德符，代之。禑奪騎人馬，出遊，時內乘畏憲府，不敢非時進馬故，禑頻奪人馬。於是，詣闕者，皆匿其馬。知門下府事商議李韌卒，贈諡翼孝。倭寇蔚珍縣，權玄龍與戰中槩，遂奮擊敗之，斬二十級，獲馬七十匹。禑奪騎人馬，出遊，手執鐵杖，遇狗擊殺之，一日所殺，或至二十餘。料物庫及諸倉庫告罄，因倭寇與旱灾，未納貢賦故也。禑乘醉，馳馬于龍首山，墮馬輿還。

七月倭寇金海府。慶尙道按廉報：「倭入丑山島，欲寇安東等處。甫州普門社所藏史籍，請移內地。」遣史官，移置忠州開天寺。庚寅，以禑生辰，宥一罪以下。禑集群妓宮中，爲長夜之樂，自是殆無虛日。倭寇固城縣，南秩與戰，斬八級。濟州人飄泊上國境，時大明疑我從北元，見囊中書，有紀洪武年號，喜厚慰遣還。遣前判事李希椿于楊廣、交州道，監造戰艦。遣副正鄭連于定遼衛，以探事變。辛亥，大雨。

八月禑令群妓奏樂，與布一百五十匹。抄坊里人及京畿丁夫，修城門。頒祿未贍，自七品以下，皆給以布。宦者朴元常導禑，作十六天魔樂，憲司上疏斥之。禑畋于新京。書雲觀請移都，於是，議徙漢陽。

九月倭寇永州、瑞州。禑獵于郊，聚牧馬，手飛索以縆之。以中外官印制無等，改鑄之。南秩擊智異山餘倭，斬四級，幷獲馬十六匹。

十月壬子朔，日食，憲府言：「變怪屢見，禍患可畏。請夙興夜寐，恐懼修省。」不聽。禑畋于江陰縣，宴樂達曙，賜奏樂人布一百匹。辛酉，大霧。豐儲倉告匱。禑率宦官二三人，夜二鼓，踰宮墻而出。直宿諸臣，不知所之，大驚，俄而禑還。倭寇臨河縣。壬申，彗見于氐，長丈餘，十五日乃滅。遣門下評理金庾如京師，賀正。禑畋于江陰縣，

令女妓樂師，奏樂徹夜，與布百匹。

十一月癸未，雷。丙戌，震電雨雹。遣密直使李海如京師，獻馬九百三十三匹。以前典工判書崔賢進爲水原富平道兵馬使。海陽萬戶土音不花遣人，獻鷹，禑悅。倭寇保寧縣。靜州吏丘閑石、元益、李松壽等，叛入遼瀋境，誘民屯聚，爲賊入寇昌州。倭寇密城郡，知兵馬事李興富斬三級。禑夜遊閭里，路遇徼巡官，追射之。自是，日與倡妓宦豎，遊戲無度，連宵不寐，好晝寢，日暮乃興。

十二月壬戌，以謹妃生日，宥二罪以下。延山府人任加勿爭財，殺其兄軍器少尹鳳起及妻孥，乃囚加勿于獄。禑納謹妃宮人釋婢，寵愛之，書雲副正盧英壽之女也。英壽威遠縣人，初爲長寧公主媵臣。金庾、李海至遼東，不納乃還。

八年

八年正月門下評理成元揆卒，贈謚簡憲，性姦以能稱。遼東胡拔都，率兵一千，潛渡鴨江，突至義州，圍上萬戶張侶家。侶與其子思吉、思冲，力拒之，侶被創，二子俱中矢。胡拔都奪侶財産及馬十五匹以去，副萬戶崔元沚追擊，斬二十餘級。侶本化寧人，入鎭爲義州站吏，能射御。賂權貴，得拜萬戶，性貪而無知，人心不附，遂爲賊所輕。禑謁玄陵、正陵，遂畋于開城。賑慶尙、江陵、全羅道饑。

二月以門下評理韓邦彦爲西北面都體察使兼安州道上元帥，前知門下事商議金用輝爲都安撫使兼副元帥，以備定遼衛兵。判書雲觀事張補之等上書，以變怪屢見，請遷都避灾。禑下其書都堂，李仁任執不可，遂寢。以德城君吳季南爲慶尙道都安撫使。封釋婢爲毅妃，父盧英壽爲大護軍，母爲福安宅主。倭寇林州，都巡問使吳彦，擊之不克。置盤纏色，令大小文武官吏，出馬匹及紵麻布有差，以備歲貢。禑給毅妃印，以義順庫，爲妃私藏。禑以子昌病，宥二罪以下。甲戌，日有黑子，大如雞卵，凡三日。有私奴無敵，自稱彌勒化身，伏誅。海陽萬戶金同不花，遣其子夫耶介爲質。

閏月倭寇林州扶餘石城。禑畋于南郊，禑與閹豎、內乘、惡少輩，馳騖[9]閭閻，擊殺雞犬，奪人鞍馬。金同不花遣人，獻鷹，禑與衣服。禑獵于東郊。禑嘗曰：「吾聞，史官記吾過失，若見則吾必殺之。」由是，史官不敢近。倭寇平海郡。金同不花以所管人民來投，處之禿魯兀之地。日本歸被虜男女百五十人。無麥苗。

三月倭寇三陟、蔚珍、羽溪等縣。立毅妃府曰德昌，拜盧英壽爲密直使。時毅妃寵傾後宮，衣服器皿，奢麗之物，過於謹妃。由是，其父亦榮顯，不日封君，氣焰燀赫。倭寇寧越、禮安、榮州、順興、甫州、安東。

四月憲府劾慶尙道都巡問使南秩不能禦倭事，下都堂，李仁任與秩善，止令安置宜寧縣。禑夜出觀燈。禾尺群聚，詐爲倭賊，侵寧海郡，焚公廨民戶。遣判密直林成味，同知密直安沼，密直副使皇甫琳，前密直副使姜筮等，追捕之，成味等獻所獲男女五十餘人，馬二百餘匹。禾尺卽楊水尺。遣門下贊成事金庾，門下評理洪尙載，知密直金寶生，同知密直鄭夢周，密直副使李海，典工判書裴行儉等如京師，進歲貢金一百斤，銀一萬兩，布一萬匹，馬一千匹。禑畋于江陰。江陵道上元帥趙仁璧，副元帥權玄龍，與倭戰，斬三十級。西海道按廉使李茂獻所獲禾尺三十餘人，馬百匹。諸道按廉守令，各獻所獲，下巡軍鞫之，斬其首謀者，沒入妻孥馬匹，餘皆釋之。都評議使司牒諸道按廉，分置諸州，比平民差役，有不從令者，斬之。以密直副使李居仁爲慶尙道都巡問使，密直副使尹有麟爲全羅道都巡問使。倭踰竹嶺，寇丹陽郡，元帥邊安烈、韓邦彦等，擊敗之。

五月慶尙道陜州，有一私奴，自稱劒大將軍，其徒一人，稱抄軍將軍，一人稱散軍將軍。聚徒衆，群行剽掠，將殺其主及守令，以作亂。按廉使安景恭遣州軍，捕斬之。取及第柳亮等。倭寇永春縣。丁卯，太白晝見。倭寇淮陽府。

六月宥二罪以下。禑如尙乘閱馬，如惠妃殿，如盧英壽家。自是，尙乘及英壽、李仁任家，無日不至，或一日九至，設宴。其他所往，不可勝紀。金庾等至遼東，不納乃還。倭寇慶山、大丘、花園、雞林等處，又寇通溝縣。遣典法判書趙浚爲慶尙道體覆使。以李仁任領門下府事，崔瑩領三司事，洪永通爲門下侍中，李子松守門下侍中。諫官鄭釐等上疏曰：「人主一身，萬化之源，宗社之安危，生民之休戚，係焉。古之人君，克愼威儀，非禮勿動，有所行幸，必備儀衛，動必以時，出必端門，行必黃道。殿下但率一二僕從，晝夜馳騁閭巷。竊念，鑾車在前，屬車在後，猶恐有銜橛之虞，况以一二僕從，不限晨夜，馳驁[9]街曲，萬有驚蹶之患，其可悔乎？矧今南國屯兵近境，倭賊深入州縣。又有草賊，竊發其反閒者，窺覘京都，屢見獲焉。由此觀之，安知不有姦人刺客之變耶？此擧國臣民，所共寒心也。伏惟，殿下深慮，動必以禮，出入有節，宗社幸甚。」禑不聽。

七月以張夏爲各道山城巡審使。我太祖以門下贊成事爲東北面都指揮使。時胡拔都虜掠東北面人民而去，以太祖世管其道軍務，威信素著，遣以慰撫。帝平定雲南，發遣梁王

家屬，安置濟州。禑遣密直司使柳藩，如京師，賀表曰：「大春秋之一統，運啓中邦，整雷霆之六師，威加南極。捷音遠播，喜氣旁騰。竊以虞書，載有苗之征，漢史記交趾之擊，盖其執迷而干紀故，乃聲罪而致討。蕞爾雲南，濱於海徼，妄謂險遠之足恃，敢肆跳梁而不恭。爰出睿謀，偉矣萬全之擧，克平獷俗，赫然一怒而安，息馬投戈，超今邁古茲。盖陛下重華協德，光武同符。告厥成功，混車書寰宇之內，屈此群醜，置俘虜海島之中。是宜氛祲之消，益慰神人之望。伏念，臣幸逢昭代，欣聞凱歌，攝政釐東，雖阻駿奔之列，陳詩美上，聊申燕賀之誠。」

八月戊子，太白晝見。彗星見太微東藩，長丈餘。議定遷都漢陽，諫[1]官上疏止之，不聽。有鄭賡者，入定妃殿，潛通侍女，杖流延安府，杖侍女黜之。禑出正殿視事。禑獵于新京。

九月白州守洪順，上書曰：「南京鎭三角山，火山也，木性之國，不宜爲都。」禑不聽。賜宮女理裝布五千餘匹。命守侍中李子松留守。癸酉，禑至漢陽。

十月禑畋于郊。倭寇南原，慶尙道助戰元帥知兵馬事沈于老斬倭三級。禑被酒，馳騁閭里，墜馬傷面。

十一月大司憲盧嵩等上疏曰：「近日，殿下出遊，入直辭內府令李德時，不以告百官有司。內乘金天守等，進不調習之馬，以致顚蹶，請鞫其罪。」從之。禑如鷹揚軍上護軍李存性第曰：「予少好馳馬，今尙不能自已。」存性曰：「地方冰凍，恐馬顚躓，願爲宗社自重。」禑不悅。遣同知密直司事鄭夢周，版圖判書趙胖如京師，賀正，仍進陳情，請謚，承襲表。陳情表曰：「歲貢下之奉上，天聰高而聽卑，力或未周，情在必達。臣禑少而孤苦，加以愚蒙。處朝鮮山海之間，壤地褊小，値日本干戈之際，財賦凋殘。雖懷事大之忠，未徹燭微之鑑，歲月逝矣，日夕惕[8]然。伏望，陛下記先臣翼翼之心，憐孤臣煢煢之疚，示敎條之寬大，通行李之往來。則臣謹當保一方之人民，罔愆于度，爲萬世之臣妾，永觀厥成。」請謚表曰：「丕視功載，雖舊不遺，永言孝思，惟親是顯，玆殫悃愊，庸浼高明。竊以禮莫重於示終，德莫加於懷遠，此帝王之懿範，而古今之恒規。先臣顓，於洪武七年，薨逝之後，累次上表請謚，未蒙明降，歲律悲於九更，天聰敢於再瀆。伏望，陛下特頒恤典，以慰貞魂，則臣謹當率先考以移忠，與東人而祝壽。」承襲表曰：「茅土之封，帝王所以樹屛，箕裘之業，人子所以承家，冒貢愚衷，敢干聰聽。伏念，臣年方十歲，喪我先臣，對影無依。悼歲月之徂逝，撫躬自幸，蒙天地之生成，第錫命之尙稽，肆傾心之益切。伏望，陛下以九經懷柔之道，擧萬國封建之權，俾

臣之微，纘父之服，則臣謹當嘉與父老，祝皇齡之萬年，以至子孫，修侯服於百世。」以天變屢見，放輕繫。

十二月命曹敏修，守松京。禡畋于郊，至暮不返，群臣失禡所之，夜深乃還。

〈列傳卷第四十七〉

註釋

^ 1.0 1.1 1.2 原本「諫」

↑ 此处重复「九月」，衍字也。

↑ 原本「糾」

↑ 原本「　　」

^ 5.0 5.1 原本「大」

↑ 原本「鍜」

↑ 原書破舊，像似「二」

^ 8.0 8.1 原本「愓」

^ 9.0 9.1 原本「　　」